

# 99-2 景文科技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 通識教育中心【愛。閱讀】國語文朗讀競賽題目

編號：01（454）

暗夜裡的哭聲

作者：南方朔

高二那一年吧，成績每下愈況。有天拿回家慘不忍睹的成績單，母親沒說什麼。到了半夜被抽抽噎噎的啜泣聲驚醒，是母親在哭。初時聽著還覺得又羞又怒，但她哭著哭著，聲音變得幽長而斷續。那是個冬天的夜晚，母親哭著她的絕望。我匍匐在棉被裡，從既臊又怒，最後在悄悄中淚流滿面。她不知道我聽到了她的哭聲，也不知道我的流淚，但世界上大概只有母親的眼淚可以讓人淨化。我後來的人生種種，從那個時候開始。儘管沒有什麼顯赫風光，但再也不願讓母親在暗夜中繼續她絕望或羞辱的淚水。

母親由於太辛苦，二十二年前，只活了五十八歲就離別人世。母親的死是蠟燭過度燃燒，太早就變成殘灰。有次我看到一個中年掃街婦，身體佝僂，面色蠟黃多皺，頓時悚然而驚，因為那就是母親的面容。

多年以後，有次乘坐飛機，在數萬呎的高空，下面是一成不變的雲層，機身的嗡嗡顫動也規律得像均質的凝膠，一切時間空間的參考點都已失去，飛機似乎已停止不動，時間也彷彿終結，生命則到了它的最後。在那個須臾的瞬間，模糊的記憶快速掠過，一切化為烏有，最後留下的只有昔日暗夜裡的哭聲。啊，我的母親。

承受痛苦。痛苦就人生而言，常常扮演著不速之客的角色，往往不請自到，有些痛苦來的溫柔，如同漫漫降臨的黃昏，在不知不覺間你會感到冰冷和黑暗；有些痛苦來的突然，如同一陣驟雨、一陣怒濤，讓我們來不急防範；當我們屈服於痛苦的時候，他可能使我們沮喪、潦倒，甚至在絕望中走向滅亡。當我們承受了痛苦，我們就會變的堅強自信，那麼，此時，痛苦就變成了一筆無價的財富。

承受幸福。幸福需要享受，但有時候，幸福也會輕而易舉的擊敗一個人。當幸福突然來臨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被幸福的旋渦淹沒，從幸福的顛峰上跌落下來。承受幸福，就是要珍視幸福而不是一味的沉溺其中，如同面對一罇陳年老酒，一飲而盡往往會爛醉如泥不省人事，只有細品慢啣，才會品出真正的香醇甜美。

承受平淡。人生中，除了幸福和痛苦，平淡佔據了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承受平淡，同樣需要一份堅韌和耐心，平淡如同一杯清茶，點綴著生活的寧靜和溫馨。在平淡的生活中，我們需要承受淡淡的孤寂與失落，承受揮之不去的枯燥與沉寂，還要承受遙遙無期的等待與無奈。

編號：03（473）

熱忱！熱忱！熱忱！

作者：嚴長壽

這個學生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你不能挑選你的客人；第二個，你不能挑剔上司給的決策。

你不在他的位置，你沒有站在他的高度分析，不知道他所承擔的任務，或是他藉此機會讓學生有個發表的舞台，你思考的應該是這件事情是否對你的學習有正面的意義。如果是，你就該爭取表現的機會，爭取你進入職場前的履歷經驗。

這就是熱忱啊。而那些細微的抱怨，都悄悄的暴露了你內心底層對工作的熱情與否。

無論你是藝術家或從事服務業，也無論你是科學家或是園丁，如果沒有以熱忱的心投入其間，夢想的花朵絕不會在現實中綻開。

回到藝人九孔的故事，難道他真的願意被羞辱嗎？當然不是，而是對他們來說，對這份工作的熱忱，超越了自己在這個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心智上的勞頓。在這些成功表演者的心中，沒有所謂「羞辱」，有的只是「考驗」與「我一定要通過考驗」。因為熱情、因為他們熱愛演藝工作，使他們接受一切合理與不合理的磨難和試煉。

是「接受」，而不是「忍受」。如果你在忍，表示你工作的熱忱還不夠大。

無論從事哪個行業，光有能力還不夠，光是夢想也沒有用。有沒有全心全意投入的熱忱，才是工作成敗最重要的關鍵。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菜根譚

很多人問我，喜歡喝咖啡還是茶？我兩者皆愛。咖啡和茶有點像是我的白天與黑夜。咖啡有咖啡樹，茶有茶樹，當然真去評比，我愛茶。

品茗時光，茶葉隨著水的溫度與時間而改變其自身的氣味，也因個人口感之不同，而各有體悟。這還讓我想到一句話：「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茶的本身也有這種況味，多層次的口感蘊含其中，得慢慢靜心品嚐。一葉茶就像是「心地含諸種，遇澤皆悉萌。」我品茗時，彷彿可以感受到許多人在這片茶的用心。

用心對待植物是一種美感。就像這佛法山茶葉，就像我去北印度旅行時，看見許多孩子手緊握著，追著旅人的步履，我停下後，他們攤開手，陽光下黑黑的手掌上放置著小小的菩提子，發著黑的菩提子，我全買下來，這些菩提子一時之間充滿了我對孩子們的隨緣之愛，也讓我遙想起佛陀成道時的菩提樹。

「每一個感觸點都是一個啟示。」我的上師開示過的話。

我確信我已經種下一粒菩提子，等待來日俱足善緣，可以遇澤悉萌；以草當枕，餐風露宿，品茗就有如進入一則悠遠古老的夢，品一盅好的有機茶，讓我萌發許多心境，和遙想起很多事呢！

古人云：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這其實是一種境界，一種修養。沒有太多的慾望，活的很簡單，灑脫，自由。魚與熊掌不可兼的，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精力有限，生命有限，懂得放棄是一種聰慧和超脫。

苦苦的挽留夕陽，是傻子；久久的感傷春光，是蠢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們努力就能實現的，有的靠緣分；有的靠機遇；有的我們只能以看山看水的心情來欣賞，不是自己的不強求，無法得到的就放棄。

就像許多事情，總是在經歷過後才會懂得；一如感情，痛過了，才懂得保護自己；傻過了，才會懂得適時的放棄；其實，生活並不需要那麼多無謂的執著。沒有什麼是真的不能割捨。

其實人生很多時候需要適時的放棄！世間有太多美好的事物。對沒有擁有的美好，我們一直在苦苦的嚮往與追求。為了獲得，而忙忙碌碌……人說放棄也是一種美，也有它的意義。人生如戲，生命如歌，在整個人生的劇幕中，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唯一的導演，只有學會適時放棄，才能徹悟人生，笑看生命，擁有海闊天空的人生境界。

懂得放棄才快樂，背著包袱走路太累，何不放下沉重的行囊，輕裝上路，走出人生的精彩來。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著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掀著草，攀著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著，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著有些遠呢！這平鋪著，厚積著的綠，著實可愛。她鬆鬆皺皺，像少婦拖著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著，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著，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著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卻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什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著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瞭，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著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裡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

出了竹林，只是平常住家，向陽的庭園裏勉強有開拆之意的是很像梨花的透白的大島櫻。太冷了，料想沒有遊客，近落柿舍的人形藝品小賣店閉門未開，只店前鋪著紅氈的長木板凳未收，你決定從「去來之墓」那條路走去，記憶中，四月的某一個土曜或日曜日，清涼寺會有嵯峨大念佛狂言上演。

去來之墓在一片年紀至多八九十年的小杉林中，女兒常在林間摘採不知有毒沒毒的菇和野莓，也常有不怕人的野斑鳩，女兒就更不肯走了。

杉林前的田裏有時長滿了鵝黃色的油菜花，那種時候連田畔的桃花都開了；有時農人在焚草葉，焚草時落柿舍院裏的柿子樹通常葉已落盡，墨黑的枝幹上星星點點懸著落日紅的柿子，應該跟數百年前詩人芭蕉所見的景色無異吧……。你每次都忍不住立誓，若你家附近也有那麼一小片五十年不會改變的杉樹林，那麼女兒一輩子在其中終日廝混、不識字、不事生產……，你都絕對支持。

這會是一個非常嚴苛的心願嗎？

二尊院門前的竹器店倒是營業中，密閉玻璃屋裏生著暖暖的煤油爐，你不忘記替討厭日本人但覺得小耙子實在便利爬梳園藝的父親買了一隻，店主可能見你嘴唇凍得紺青，禮貌的說聲好冷呀，你聽得懂，但答不出，只好朝他傻笑。

詩意苦澀，是遭大難後的心灰意冷。書法卻稚拙天真，猛一看，彷彿有點像初學書的孩子所為，一洗甜熟靈巧的刻畫之美，而以拙澀的面目出現。飽經生死憂患，四十六歲的蘇軾，忽然從美的刻意堅持中了悟通達了；原來藝術上的刻意經營造作，只是為了有一日，在生死的分際上可以一起勘破，了無牽掛；而藝術之美的極境，竟是紛華剝蝕淨盡以後，那毫無偽飾的一個赤裸裸的自己。

蘇軾一生多次遭謫流放，以後的流放，都比黃州更苦，遠至瘴蠻的嶺南、海南島。黃州的貶斥，只是這一生流放的詩人之旅的起程而已，對蘇軾而言，卻有著不凡的意義。

黃州的被貶，肇因於忌恨小人的誣陷，發動文字獄，以蘇軾詩文對朝政、皇帝多所嘲諷，要置他一個「謗訕君上」的死罪。蘇軾自元豐二年七月在湖州被逮捕，押解入京，經過四個多月的囚禁勘問，詩文逐字逐句加以究詰，牽連附會，威嚇詬辱交加，這名滿天下的詩人，自稱「魂驚湯火命如雞」，以為所欠惟有一死。在獄中密托獄卒帶絕命詩給兄弟蘇轍，其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事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這樣婉惻動人的句子。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樹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裡呢？

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裡算著，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裡，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裡，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汗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著；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裡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著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盆裡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從飯碗裡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著，他又從遮挽著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著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裡閃過了。

一個小女孩，在她背起背包離開時，送了一朵大紅花給她，她便將花插在鬢旁，想像著自己是大溪地女孩。然後，她推開山中圖書館的木門，走了進去。想不到山中還能有這樣的地方，木桌木椅，窗明几淨，書架上的書不多，卻有無線網路可以使用。她才開啟電腦，便見到新郵件的訊號，仍然是他：「今天的妳，到了哪裡？有什麼樣的遭遇與心情？我仍在揣摩著妳的一切，旅行中的樣子，靴子上的泥土，或是頭髮上的一朵花……」她的心篤篤地跳了一下，他到底是瞭解她的，知道她喜歡把花戴在頭上，從小的時候就是這樣。

她和他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小學時因為比鄰而居，他擔任著帶她上學，陪她回家的責任。她有時候經過溝渠，蹲下來看水裡的大肚魚或是小青蛙，他也不催她；她經過一片花籬笆總會摘下一朵紅花，在手中把玩，然後插在鬢邊，他也不笑她。「我們是青梅竹馬，卻不是一對戀人喔。」她是這麼詮釋他們之間的關係的，他便也笑笑地附和：「真的不是。」漸漸長大，他交了女朋友，她也認識了不同的男孩子，每次都以為能在情感中安頓下來，卻好像一張拼圖丟失了關鍵的一片，成不了完整。

我承認，有些人是特別的善於講價，他有政治家的臉皮，外交家的嘴巴，殺人的膽量，釣魚的耐心，堅如鐵石，韌似牛皮，所以他能壓倒那待價而沽的商人。我嘗虛心請教，大概歸納起來講價的藝術不外下列諸端：

第一，要不動聲色。進得店來，看準了他沒有什麼你就要什麼，使得他顯著寒慚，先有幾分慚愧。然後無精打采的道出你所真心要買的東西，夥計於氣餒之餘，自然歡天喜地的捧出他的貨色，價錢根本不會太高。如果偶然發現一項心愛的東西，也不可失聲大叫，如獲異寶；必要行若無事，淡然處之，於打聽許多物價之後，隨意問詢及之，否則你打草驚蛇，他便奇貨可居了。

第二，要無情的批評。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你把貨物捧在手裡，不忙鑒賞，先求其疵繆之所在，不厭其詳的批評一番，盡量的道出它的缺點。有些物事，本是無懈可擊的，但是「嗜好不能爭辯」，你這東西是紅的，我偏喜歡白的，你這東西是大的，我偏喜歡小的。總之，是要把東西褒貶得一文不值缺點百出，這時候夥計的臉上也許要一塊紅一塊白的不大好看，但是他的心裡軟了，價錢上自然有了商量的餘地，我在委曲遷就的情形之下來買東西，你在價錢上還能不讓步麼？

時間其實是一條永不停止的長河，無法從其中分割出一個截然的段落。我們把時間劃分成日、月、年，是從自然借來某一種現象，以地球、月球、太陽或季節的循環來假設時日的段落；時間，也便儼然似乎有了起點和終點，有了行進和棲止，有了盛旺和凋零，可以供人感懷傷逝了。

「抽刀斷水水更流」，在歲月的關口，明知道這關口什麼也守不住，卻因為這虛設的關口，彷彿也可以駐足流連片刻，可以掩了門關，任他外面急景凋年，我自與歲月無關啊！

**碾**磨糯米的石磨現在是不常見到了。那從石磨下**汨汨**流出的白色米漿，被盛放在洗淨的麵粉袋中，紮成飽滿厚實胖鼓鼓的樣子，每每逗引孩子們禁不住去戳弄它們。水分被擠壓以後凝結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籠裡，底下加上徹夜不熄的熾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氣味，混雜著炭火的煙氣便日夜彌漫我們的巷弄。放假無事的孩童，在各處忙碌的大人腳邊鑽竄著，驅之不去，連那因為蒸年糕而時常引發的火警、消防車噹噹趕來的急迫和匆促，也變成心中不可解說的緊張與興奮。

早年臺灣普遍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的情況下，過年的確是一種興奮的刺激，給貧困單調的生活平添了一個高潮。

愛我更多，好嗎？唯有在愛裡，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知道自已的位置，並且驚喜地發現自身的存在。所有的石頭只是石頭，漠漠然冥頑不化，只有受日月精華的那一塊會猛然爆裂，躍出一番欣忭歡悅的生命。

愛我更多，好嗎？因為知識使人愚蠢，財富使人貧乏，一切的攫取帶來失落，所有的高升令人沉陷，而且，每一項頭銜都使我覺得自己的面目更為模糊起來。人生一世如果是日中的趕集，則我的囊橐空空，不因為我沒有財富而是因為我手中的財富太大，它是一塊完整而不容割切的金子，我反而無法用它去購置零星的小件，我只能用它孤注一擲來購置一份深情。愛我更多，好讓我的囊橐滿漲而沉重，好嗎？

愛我更多，好嗎？因為生命是如此倉促，但如果你肯對我怔怔凝視，則我便是上戲的舞台，在聲光中有高潮的演出，在掌聲中能從容優雅地謝幕。

我原來沒有權力要求你更多的愛，更多的激情，但是你自己把這份權力給了我，你開始愛我，你授我以柄，我才能如此放肆如此任性來要求更多。能在我的懷中注入更多醇醪嗎？肯為我的爐火添加更多柴薪否？我是饕餮，我是貪得無厭的，我要整個春山的花香，整個海洋的月光，可以嗎？

到底，幸福的定義是什麼呢，在不快樂的年代裡，幸福離我們真的很遙遠嗎？

辭典上這麼解釋幸福：「命運安吉，境遇順遂。」

大環境起起落落，時代動亂，影響著人的一生，中國除了漢唐盛世，從來不是一個安定國家，每個小老百姓，一生裡經常都有逃難的經驗。就算幸運地未遇戰爭，一個家庭裡的風風雨雨，也經常讓我們的一顆心無法安寧。加以生命無常，渺小的個人活在人世，要想經常擁有幸福感，並不容易。

幸福是一隻青鳥，牠有時飛到我們面前，有時離我們而去。掌握幸福，真正重要的，還是靠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寫過一首〈幸福時光〉的詩，末尾三句：

悠閒地剪起指甲

想到屍體不會修剪指甲

一種幸福感伴著小提琴聲溢滿屋室

生活裡比修剪指甲更幸福的事，那可多著呢，譬如從來都是租人家的房子來住，有一天終於買下一戶屬於自己的小屋，搬進去的第一個晚上，一定會有幸福的感覺，退而求其次，如果我們從小想擁有一個書架，結果卻得到一間書房，坐擁書城，當然會溢滿幸福感。

生活裡小小的滿足，都會為我們帶來幸福感。甚至一家人圍在一起吃飯也是一種幸福。幸福有時固然難覓，但，只要我們心中常存幸福感，幸福也就像青鳥，會不時的飛回我們身邊。

村東的柳泉，確是夏日乘涼的好所在，幾十棵柳樹，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側，夏天沏一壺茶，放兩把煙，自己乘涼，也招待汗流浹背、口乾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飲茶，又歇腿，沒有不扯幾句閒話的道理。聽的人既不放答錄機，又未必當面作筆記。說的人也不怕抓辮子追謠言，於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開河，真假相間，想怎麼說怎麼說，說完拔腿就走。在閒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創作素材和語言營養。

有人認為關於蒲松齡的這一傳說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會認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邊，綠柳蔭下，恰是閒扯的好環境。當然，那時柳泉號稱「滿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飲之一汪清水，不是現在這樣多少丈深不見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會像如今這樣紅柱翹簷，只不過是個茅草窩棚罷了。話說回來，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嘗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態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這些道聽塗說打磨成藝術珍品。若無本人的親身體驗，生活積累，只憑道聽塗說，是寫不成《聊齋志異》這樣的傳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東打聽一件新聞、西尋問一件軼事，就想寫出好文章，我勸他去蒲松齡故居看看那兩塊硯臺——我知道這樣的人是有的。